

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
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
歸來歇霎時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渴所謂復長若
一向恁地心去却又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渴所謂復長若
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
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主靜看夜氣
一章可見○問聖人定之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
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
萬物始乎靜終乎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均但倚於
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均但倚於
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
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如何曰體自先
而有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中正仁義
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
禮智何也曰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二義不及
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二義不及
禮智何也曰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二義不及
則仁為剛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便有用箇
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陽言之則仁便有用箇

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
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
承上文定之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
有賓主耳可省察就此進步凡謂靜處全不用力但
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凡謂靜處全不用力但
須如此方可省察就此進步凡謂靜處全不用力但
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或
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
表動也靜靜也靜曰若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夏了秋
秋了冬自然如此也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夏了秋
智者動仁者靜如此也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夏了秋
曰且自體仁者靜如此也須要輔相裁成始得夏了秋
一樣橫看一樣子成物為智不厭為教不倦為仁
行却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
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
不專於動○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聖人得
四時之所動以序鬼神之所與言皆是理也聖人得
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道在外乎蓋其理不
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盡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蓋其理不

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臆度而力致也惟當
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之夫
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
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
○問聖人定之以中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
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
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要主靜否曰主靜下
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
注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
不定疊也須著片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
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
纔多燥陽氣發洩得盡了來歲閉太寒極凍方藏得
也多有疫癘之氣若是疑肅藏閉太寒極凍方藏得
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
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存此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
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繞天理之節文也仁中○北溪
陳氏曰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仁中○北溪
油然自生便是理見於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節
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於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節

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好
處恰好處便是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
而然便親切○圖說中極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禮
字尤見親切○圖說中極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禮
為先執而後之也亦猶四時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
夏人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果齋李氏
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所主靜此立極
之要領也○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
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而後用如天
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於秋冬發而後用如天
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之根不知者謂生氣已熄不
用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
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
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
故也人之無霜雪亦如是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
方不私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倚然後應事
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
敬為本皆此理也○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

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云：為學工夫，須要靜。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應接不同，為問則答之云：不必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纔坐，可以為學。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理不必專於靜處，所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所以方外。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用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存。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

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能無靜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焉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遠事絕物，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昭靜而必遂言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字工夫，通貫動見敬之所謂，須靜以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至於來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不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與剛立。故人端雖有。四仁。之。者。知。天地。之道。不。兩。進。而。不。能。以。剛。立。故。人。端。雖。有。四。仁。之。者。知。天地。之道。不。兩。進。而。不。陰。主。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強。夏。而。以。作。長。為。事。陰。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然。而。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處。末。流。言。之。蓋。亦。謂。此。而。論。之。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陰。中。之。陽。固。不。妨。為。體。若。以。大。抵。仁。義。中。仁。却。是。各。有。體。義。却。是。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性。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仁。以。陰。陽。言。之。則。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之。則。仁。體。而。義。用。也。仁。用。也。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死。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如。摺。轉。以。此。之。說。只。是。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以。此。之。說。只。是。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之。

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成。物。一。成。而。有。衰。此。氣。逐。漸。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書。如。易。六。十。四。卦。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不。復。變。動。矣。問。是。已。定。之。化。始。則。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有。散。有。生。必。有。死。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真。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終。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乎。太。極。而。一。非。謂。也。知。始。之。說。

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氣，以爲性原，其始而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所以得死許多人，謂得正而得盡得便，自無愧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化相造，物爲徒，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始也，知死生之說，此二端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說，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知其終反，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又云：但窮得則自知之，其始之說，不須將死生別做一箇道理，求又得，便能千

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其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日來復，其間元不氣斷，續陽已復，生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氣斷，續陽已復，生自然不。謂既返之氣，須如此有伸，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云：若地之化，不相似，返天地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吸，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不窮之氣，却生水，因陽盛而潤，及陰盛而伸，只此理也。盛則便有衰，畫了，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間如洪鐘，何物不消，錄了，又答或問：鬼神之神，有來，云：理會得精氣爲物，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

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試嘗考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性○周子太極圖却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

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及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後不可誣也若橫渠之功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不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後列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

論曰愚既為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

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

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善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

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為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

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為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

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為類。則亦不得為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為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踈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問以為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朱子曰。此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辨說紛拏。無時可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說戶頭。止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兄弟。只說元之。盡利是。貞為其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是元之。盡利是。貞為其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問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者太極。以立或疑如此。分配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如此。分配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定於此。更列四者之義。目為刺語矣。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理。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

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問者。且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體。用是兩物。而其實。則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體用是兩物。而界不相離。故性情體用。又自各有一心。之中。仁義兩字。是箇大界。然。後。就。此。四。者。之。中。行。又。見。得。仁。義。不。過。一。字。是。箇。底。意。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字。是。箇。底。意。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仁。義。不。過。一。字。是。箇。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是。仁。之。本。體。也。義。固。是。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智。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斂。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但。言。仁。而。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出。四。者。之。中。也。○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箇。意。出。乎。

方得。今只要去討他。不是處。便與他。闊。而今只管去檢。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問要得。理。明。徹。自。然。無。歉。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道。西。山。真。氏。曰。大。率。此。理。自。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然。無。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黃。巖。孫。曰。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又。朱。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正。說。體。用。一。源。之。意。

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

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為此圖
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
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
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
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
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
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
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
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
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

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
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
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
之者然而孔子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朱子曰
馬知其不嘗說曰顏曾皆非工夫處只是切己將去
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
此恐徒長人億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
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問
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為之說以傳之是
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
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
之說爾○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
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
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
亘今擷撲不破者也○學者雖看易聖人未曾教數
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為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

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樂
難理會底物事非它書比如此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
以造士只是以此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
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
一種玄妙之說○黃巖孫曰張閔中以書問程伊川
先生易傳不傳先生亦不答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
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
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又呂與
叔東見程先生嘗不語之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
學膠固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
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性理大全書卷之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理大全書

卷八之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一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右銘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哉日語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地亦我之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之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天如事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不知也。天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其人說話集來，○塞只是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主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塞乃孟子塞之，如何是塞？曰：塞與帥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塞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在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通，故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皆是此血脈過度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槩，若解說盡，須用起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復其見天地之心，是無心之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此氣耳。天地之間，則非天地之心，而所得以充其形骸者，皆謂此氣耳。天地之帥，則非天地之心，而所得以充其形骸者，皆謂此氣耳。

問天地之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
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與子云盡是箇項下面便
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物志這也說來只是那天地之志如方是事親如
其志這也說來只是那天地之志如方是事親如
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
天便道若濟惡不悛德是天子若不才之這仁能踐
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德是天子若不才之這仁能踐
形體是克肖之子這意思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
此兩句則天自是曰然我自是見有一士人云問之
句便其體吾其性其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
生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
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
字不問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暑之
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性來寒暑之
具迭更與夫星辰之運乎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
具迭更與夫星辰之運乎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

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先解吾身便是天地之塞
吾性便是天地之心來體察便先解吾身便是天地之塞
室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
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
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在那裏某因各體人地
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體人地
此兩句自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著所以
遷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著所以
不成就空得天地之氣成這形骸得天地之理成這性
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骸得天地之理成這性
所以是就孟子浩然之塞乎體天地之帥一吾其性
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塞乎體天地之帥一吾其性
氣帥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塞乎體天地之帥一吾其性
之帥句撥一字來說理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
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

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

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與我靈故曰民吾同胞物與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也與也之意否曰問西銘固是一分殊須是就民吾同胞中又各知得分別○問伊川說破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吾之同氣者也是於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易生則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不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中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遠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子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

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處。是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胞吾與了，便說若博施濟眾，却不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所以只教人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

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

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

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以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

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

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

天地之心在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其中而後可以
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其中而後可以
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地便生知得地
地便死知得地便消○如知得地便長○如知得地
地便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行小
便事神底此都是迷天做地之事化底是窮神者
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
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
非見聞之知如化育
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
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

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
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
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
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
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

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旨酒育弟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

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類封人之道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無所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測理合如此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不到得似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也○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巳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所以歸全者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不知據何書為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棹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

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諧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問
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曾皙建大杖以
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
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
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
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
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中生待烹之事如
何曰此只是恭
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
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
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

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
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今我富貴崇
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好今我富貴崇
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不忘安頓而不怨○西山真
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
私我也子之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
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
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
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
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
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

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

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者多矣雖顏
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
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
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
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也起後學之弊也且
也孔孟豈有隱藏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
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
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